

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不能太迂执。这是我在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过程中常常泛起的感想。

要“信”,不要拘泥

周克希

爱丽丝跳进兔子洞后,不停地下落。这个小姑娘觉得很有趣,心想:“不知道我会不会正好穿过地球!从头顶上走路的人中间钻出来,多好玩啊!那好像是叫对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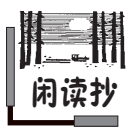
这里,用了一种跟通常意义上的“信”不一样的译法。由于后文经常会有类似的情形,在“对拓”下面加了一个注:“她想说‘对拓’,念了别字。原文中,爱丽丝是把antipodal(对拓)说成了字形相近的antipathy(不相容)。这种类似文字游戏的笔墨,在本书中并不少见,以下的译文

中,视情况而定是否详细注明原文。”这种译法,基于对“信”的另一种解读,就是把翻译的“信”理解为忠实于原文的内涵,而不是字面。

打过了招呼,后面就放手按这种译法做了。比如说,老鼠对爱丽丝说他的tale(故事)又长又伤感,爱丽丝把tale听成了tail(尾巴)。译文不再加注,直接译为:“我的故事很长,又很伤感,你且听我娓娓道来。”爱丽丝不明白什么叫‘尾尾到来’,看了看老鼠的尾巴(没有两根

哎!),心里挺纳闷。”总的原则是:好玩应该是译出来,而不是注出来的。所以遇到原文中谐音、双关之类的“梗”,尽量不靠加注来解释,说明原文的妙处,而是力求在译文中稍加变化地玩一个梗,让读者在顺利的阅读过程中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样做有时会吃力不讨好,玩梗需要冥思苦想,要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却谈何容易?

把无厘头的外文,译成无厘头的中文,这种“认真的无厘头”是一条并不平坦的小路。但它既然是条路,就会有人去走。



清心明目 (中国画) 李雁

我与上海的情缘

徐 莱

我和上海有一种特别的情缘。我生平得到的第一束鲜花是在上海。1963年,我初为编剧,曾以悲剧《燕燕》和喜剧《秀才外传》随成都市川剧院巡演15大城市来到上海。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更令我难忘的是,大上海给了我戏剧人生的第一束鲜花。那年月,成都还没有观众献花的习惯。所以,给我献花的两位观众是辗转后台才找到了我,我受宠若惊,半天都没把花接过来,当时激动得连“谢谢”两个字都忘了说。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第二件难忘的事是,隔天,上戏的戏文系邀我去和同学们谈谈创作经验。才走出北大课堂没几天的我,竟走上了上戏的讲台。我不是学戏剧出身,当时还在学写戏,可是我就被上海戏剧学院邀请到讲坛上去讲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

台,而且是鼎鼎大名的上海戏剧学院。想想,这件事我怎么敢忘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戏的名教授周端木、孙祖平、余秋雨、陈多、胡伟民、叶长海、宋光祖等先后到成都讲学、授课或学术交流。在这一系列的学习中,我知道了编剧该怎么编,戏剧到底是什么等等。1983年,我和叶长海同在昆明开会,我俩聊天特别投机,当时戏曲已跌入低谷。我俩使劲地聊着戏曲,我忧心忡忡、焦虑不已。他却侃侃而谈地说戏曲有“可塑性”。可塑性!这三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和启发,我开始琢磨什么叫可塑性。什么是可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塑的?如此等等琢磨着,再认真研究七百多年的戏曲发展史,我终于悟到了戏曲的“变”与“不变”,并努力在实践中去摸索那些“变”与“不变”。后来,我逐渐构建了一种“无场次

秋荷

金昌龙

今年夏天有点长,而且摄氏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已经过了秋分节气,依然是高温晴好天气。上午九时半,背起相机驱车去芜湖城东的雕塑公园拍摄荷花。我这么多年拍摄的荷花,主要来自三个地方:近的是我们小区附近的三潭公园,远一点的是沱江区陶辛水韵,不远不近的就是神山脚下的雕塑公园。

今年荷花的盛花期已过,但三潭公园的潭水中因为清除淤泥,直到很晚才冒出来一片新荷。立秋后荷叶渐渐多了起来,粗壮的荷秆也相继把亭亭荷叶撑出了水面。随后,只要路过这里,我都会来数数花苞,越数越多,花苞也越来越大,有的都相继绽放了。走进亲水平台定睛望去,秋风拂面,荷叶翻滚,荷花摇曳,白鹭围绕着潭水翩翩起舞,红嘴野鸭轻轻划破平静的水面,一潭清水轻皱。大致数了一下,盛开的荷花已经有五十多朵,摇曳在深水潭中,只可远观不可近赏,更觉其婀娜多姿,妩媚可爱。

今年雕塑公园荷花的初花期、盛花期,我都如约而至前去拍摄。走近荷塘附近,阳光下,荷塘波光粼粼。一位园林工人一边划着小筏子,一边在打捞收割时遗弃在水面漂浮的荷叶秆。踏上亲水平台,只见荷塘中央一片洁净,一顶顶淡绿、铁锈红的新荷自由舒展在粼粼波光中。荷塘对面,一辆挖掘机正从荷塘边把收割后堆积在这里的荷叶秆大把大把地往拖斗车上抓。这些年芜湖正在推广再生水稻。我不知道这荷叶秆是否有再生的功能,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园林工人前些天的收割老荷秆,还这片荷塘清洁干净的水面,这些初生的新荷,就不会享受到来自荷塘底层泥土的营养,也享受不到这片天空阳光雨露的普照滋润。置身其中,抬头望去,蓝天白云下,荷塘边是亭亭玉立的连片荷叶,荷塘中间是片片新荷自由荡漾在微风清水之中。

烈日下,微风轻拂,荷香四溢。恍惚间,我不知道自己是身处仲秋时节的秋分节气,还是在初春时节的清新荷塘,抑或是这片荷塘已经让我穿越时空,仿佛链接了初春和仲秋这样两个最美好的季节。转念又想,四季轮回,这是荷塘应有的生态。清除淤泥换来满潭活水,收割荷秆迎来片片新荷,看似所做的这些减法却有了加法的效果。



此心安处是吾乡 (篆刻) 唐子农

今年国庆,我早早地买好了话剧《心迷宫》、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及音乐剧《剧院魅影》等上海六七场演出的票子。国庆75周年,上海的舞台丰富多彩,红色、悬疑、经典各色演出齐赋华章,作为一个上海的戏曲工作者,这个国庆,我将徜徉在上海的剧场里,感受一场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其实,我早就打算好了,在国庆期间,把上海各类舞台演出看个遍。因为上海的剧场早已成为了文艺爱好者们的朝圣之地,众多精彩纷呈的演出轮番上演。

这次我首先预订的是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再度上演的悬疑话剧《心迷宫》的票子。这个

贵州印象

廖书兰

今年五月底,我应邀访问贵州。今日的贵州足以颠覆你固有的印象。它在21世纪初,成功地摆脱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千年魔咒。到了贵阳机场,让我想起母亲在1987年透过红十字会,找到在贵州的家人。那一年她在贵阳机场见到了分别40多年的亲侄子,母亲哭得晕了过去。上世纪90年代末,母亲回到老家颐养天年,基于母亲的关系,我经常到贵州,亲眼见到贵州翻天覆地的改变。昔日贵州除了大山还是大山,无论怎么转来转去,都仍在大山群中。一条只容得下一辆车行驶的泥巴小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无论你行路还是驾车,都需要对天与地有极大的敬畏和

胆量,要不然,你根本不会进入贵州大山。我的大表哥说,日本侵华时,鬼子打不进贵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贵州地形险恶。发展贵州必须多建桥梁,这就造就出贵州的桥梁多达31,000座,其中有49座公路高桥位居世界前100名,包括被誉为世界最高桥(海拔2千米,全长2890米)的新北盘江大桥。行驶在贵州的桥上,感觉自己在群山之上飞来飞去,或见汽车行驶的迂回公路,路路接连入乡进村,交通四通八达。贵州如今是中草药基地、大数据中心,中国的天眼也在这里。这30年来贵州的建设突飞猛进,事实证明“贵州真美”。

国庆,徜徉在剧场里

吴晓珺

幽默与人性考验的迷宫之中,悬疑氛围拉满。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作为开幕影片亮相大荧幕,电影以同名舞剧为蓝本,以影像为媒介,用多层次的空间和饱满强烈的视听效果,给观众带来震撼心灵的体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已经成为了热门“IP”。今年国庆,这部舞剧将再度登上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这样一场能激荡起我内心的红色脉动的演出,我早早地买好了

票,准备和闺蜜共同欣赏。这个舞剧作品,已经成为了上海的演出符号,丰富的舞蹈语汇、动人的音乐、高科技的声光电,主创团队将电影的质感搬上舞台,被认为是中国原创舞剧的里程碑之作。闺蜜是专业舞蹈演员,她告诉我,这个舞剧中的舞蹈演员的肢体语言极其丰富,她们通过挪、移、腾、跃、旋、卧、扑、踩等丰富的动态和造型,将这段惊心动魄的谍战风云演绎得荡气回肠。这部舞剧演出至今已六百多场,很多观众二刷、三刷欲罢不能,不仅实现了舞剧舞台的“破圈”,成为了现象级作品,也充分彰显了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

时隔十年,再度登入上海大剧院的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我是自然要购票观看的,虽然此次连演41场,一票难求。我就是想在现场听那段著名的主题曲。此外,国庆期间将上演的音乐剧《巴黎圣母院》、舞台剧《平潭印象》、话剧《空中花园谋杀案》、京剧《普天乐》、昆曲《牡丹亭》、沪剧《陈毅在上海》、淮剧《火种》,我都想看。这些剧目都是申城国庆文化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映现出申城舞台艺术的斑斓万象与创意灵光。

我家国庆节的“当家菜”是“星星望月”。

两个鸡蛋

李西阁

1974年,我八岁,那是个饥馑年代,经常吃不饱肚子,除了年节,平常吃肉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那年冬天,天寒料峭。一个黄昏,我在晚稻收成后的田野上,像只猎狗,找寻着什么,运气好的话,可以碰到野兔什么的。我发现一间草寮里,有两个异乡人,一个中年妇女,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子,他们坐在稻草上,轻声地说话。我走进了草寮,男孩头大,但瘦弱,衣着单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饥寒交迫的样子,他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女人也脸呈菜色,搂着孩子,对我笑了笑。我知道,他们是异乡人,那年月,总会有些逃荒的人,来到河田镇。好奇心让我和女人攀谈起来,我得知他们果然是从安徽逃荒过来的,淮河水大,淹没了他们的家园,没饭吃,便一路南下,要饭到此地。那时,河田人也贫困,能够给予他们的微乎其微。

同情心好像是天生的,见母子俩饥寒交迫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我走出草寮,一路狂奔回家。我偷偷地从阁楼里的一个陶罐里,摸出两个鸡蛋,塞进裤兜里,趁着大人没注意,溜回家门,跑回到田野中的草寮里。我把两个鸡蛋给了女人,女人看着我,说:“我不能要。”我把两个鸡蛋塞到她手中,扭头就走了。

母亲发现少了两个鸡蛋,在家里大吵大闹,说就靠家里的母鸡生点蛋,赶集时卖掉,换点油盐,谁没心没肺,偷吃了鸡蛋。父亲和叔叔都说没拿鸡蛋,弟弟

也说没有,奶奶更不会偷鸡蛋了。母亲抓住我,气急败坏地问我,是不是你偷了鸡蛋?她打了我一顿之后,我眼泪汪汪地坦白交代。母亲冲出家门,那时天已经黑了,奶奶也跟在妈身后。过了好大一阵,母亲和奶奶回家了,她们身后跟着那对母子。女人没有吃掉鸡蛋,而是把鸡蛋还给了母亲,奶奶心善,见不得他人落难,训斥母亲不要对女人发飙,并且把母子带回了家。奶奶收拾了一间空房间,让母子俩住下了。

白天,女人带着孩子挨家挨户去要饭,女人把要到的米饭和地瓜晒干,装进布袋里。晚上,女人帮我做裁缝的叔叔缝补衣服,做新衣服,她会踩缝纫机,手艺也不错。在我们家住了三个多月后,女人带孩子要回老家了,带着两布袋的米饭和地瓜干,这些是他们一家来年春天的粮食。我和奶奶送母子俩到汽车站,奶奶还给他们买了车票,还给了他们一些盘缠。临上车时,女人泣不成声,拉着孩子朝奶奶和我跪下,奶奶扶起了她,我也拉起了孩子。奶奶说,要不是穷,谁会背井离乡。奶奶也流下了眼泪。母子俩上车后,还不停地挥手,她说忘不了我们。

我也没有忘记他们,无法抹去饥馑岁月的记忆。每次我坐火车路过安徽蚌埠时,就会想起那女人和孩子,他们后来和我没有联系,不过,我心里一直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平安幸福。



十日谈

国庆节的故事 责编:沈琦华